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返生香 第二回 治園亭會計妒賢 邀園棋畫師驚豔

丹初以有婦女在此，不敢遽進。無何，人語已寂，乃穿林而進，登山，上茅亭，縱眺久之。又下山，繞園一周，沿岸而西，經澄漪亭之後，則已人去亭空。及覘園宅交界之處，有小扉半啟，二女芳蹤必由此返。日已當午，遂歸水榭，興辭。楊公堅留午餐，同循舊路而歸，飯於廳西書室。席間無他人，主賓飲談甚樂。楊公謂丹初曰：「此園吾欲修葺久矣。特中有數處，不洽吾意。」曰：「鴛鴦廳耶？然窳奎樓之供奎星，更覺無謂。尚有美人峰，秀骨嶙峋，具遺世獨立之概。而為牡丹台所蔽，一丈紅又亂植其間，譬之靜女娥眉，蹙蹙於紈袴兒塵容之下，不亦辱乎？」楊公鼓掌曰：「妙譬解頤，所論實獲我心。」丹初平日本不勝杯酌，今為楊公所勸，不能堅卻，僅勉盡三卮，已有醉意，遂不覺惺惺而談。楊公轉樂其真率，於是交淺緣深，大有一面如故之樂。故窗外有窺窺獰笑者，楊公未初之覺，惟丹初目光敏銳，瞥見其人，疑為廝僕，亦勿復顧。楊公則款款而談，意欲請丹初繪圖，凡園中屋宇亭台，或仍舊貫，或拆卸改建之處，務須直抒胸臆，善為佈置，加以說明，自當有以酬勞。丹初對曰：「既承雅命，願貢一得之愚，酬潤所勿敢受也。」越數日，圖成，呈政於楊公。則以春星堂初名補讀廬，與聚奎樓甚近。下加一長廊，樓為藏書之所，取攜固甚便也。美人峰之側則種竹，其前鑿池如巨鏡，庶有翠袖天寒、顧影徘徊之致。牡丹台則移於靜觀堂之庭，其他補樹迎涼，移花當榻，一石一草之微，莫不研究其宜稱。惟所謂涵秋水榭者，僅加髹漆，易名曲榭耳。其北一帶曠地，除月台山亭而外，敗屋數間而已，丹初擬畫地四分之二，跨池界虎皮之牆，中建平屋數間，掩映於萬竹之中，務取堅樸，不加雕飾。屋後關為菜圃，前則遍植果樹，豆棚瓜架具焉。沿池樹柵以畜鴨，倚牆壘石以棲雞，屋名根香，殆取菜根味長之意也。楊公掀髯曰：「一轉移間，所費不多，而月計撙節不少，且可嘗鮮，斯人可謂知本。」至靜觀堂為園中主屋，丹初請改作家祠。此一著，尤為楊公稱許，顧謂子姪云：「斯人代人作嫁，不忘報本承先之意，詎可以尋常畫士目之耶？」乃延丹初於家，擇吉興工，任指揮董督之職，下榻處即東花廳後軒，以小僮慶子供給使焉。自此之後，丹初黎明而往，薄暮始歸。主人邀與共飯，侍膳者三人，自擷珊外有會計之胞姪，號敏甫者，疏眉薄唇，鼻間兩節隆起，目雖近視，而口輔若笑頗安詳，與人無忤。幼孤而撫於叔氏，年約六七，楊公之族姪也。尚有一少年，年齡與敏甫相若，玉面朱唇，眉目秀朗，儀容既極俊美，而談吐蘊藉，尤為二人所勿及。主人呼曰瑤叔，有時或呼穎兒，為主人亡弟同年，宋氏之子，襁褓失怙，及長就傅於此，與擷敏二子同學，肄業於梅山書院中。擷粗豪華而滑易，敏甫偏近於東文，如論學業精勤，知新而不忘溫故，允推瑤叔為冠，宜楊公視之猶子也。據其家人言，主人家居賓宴，未嘗與會計同席。會計號利生，四餘矣，體瘦而其頸尤長，偏掣於左，其貌本非甚醜，特頸項一偏，眉目與口角隨之，而又青黃色，毛竅開張，有類未熟之桔，且喙尖而牙垢，言談時，唾星四射，令人欲嘔。揆主人意，殆以是故。然每夜飲膳未畢，而利生必至，喜立談，徒倚敏甫等三人椅背，久久始退。丹初或請少留，主人謂彼有事，奚暇清談，聽之可也。如丹初者既得賢主人，而館穀豐腴，可謂得所。然依人字下，不免為小人所苦，勢勿能任慮迎拒，此作客者所同憾，無可奈何者也。當丹初之乍來，利生傲睨自若，視之無異駭走，及董園工，更深嫉視。然丹初接以謙誠，一若寵辱兩忘者。繼見主人優待丹初，不免投鼠之忌，深恐一觸其怒，於己勿利，乃轉踞為恭。俟丹初返室，則手一水煙袋，側項而入，大抵畫士之性多寥曠，又好潔而愛靜，丹初雖貧，亦已蕭閒成習，矧鹿鹿終日。至此一榻茶煙，半爐香篆，少領靜中之趣，藉蘇一日之勞。乃利生既至，必作無味之長談，貌為關切，詢資產，及營業之贏絀。丹初坦懷以對，利生色然曰：「君無妻子，賣畫又無須資本，吾為君者，何難植產？」丹初歎曰：「吾僅一妹，寡而貧，在義當恤，而舅氏癡廢喪子，又安忍坐視者。其他朋友之緩急，亦所時有。」利生乾歎曰：「呆哉君也！妹有家，舅無責甥贍養之理，矧他人緩急，與我胡預？吁！金錢一去，其償還無日，不卜可知。隨手散漫，宜君之一寒如許也。若我則不然，」言次，自述其積聚之能，其意得甚。質言之，掙克而已。有時無事可言，則述主人宦遊歷史。其言似譽而實毀，以伺丹初之隙，偶一失言，進讒有柄矣。丹初至此，不加唯否，惟默運匠心。摹其儀範，為百面圖。舉此一格，於畫士未始無益也。久之，來愈數，見丹初懶與酬對，則翻騰案上物，並及抽屜之角，即家信亦添所必拆。其尤可憎者，煙煤四恣，痰涕亂唾。丹初至此，凡居室自由之權，剝奪殆盡。礙難固拒，無可解其在懣。旋得一法，俟利生來，略與敷衍，即取笛，設座於庭樹之下吹之，心聲相應，調頗激越。有時吹哪吒令一套，破空入雲，音韻可裂金石。則丹初之於邑深矣，利生厭之，始廢然而出，故瑤叔戲丹初曰：「昔明皇羯鼓解穢，不圖先生之笛，可以祛俗，可謂異曲同工。」丹初潛以利生小照示之。瑤叔訝其酷尚，堅請受業，丹初允之，二人愈相莫逆矣。維時秋雨連綿，園工遂中輟。

一日為星期六，敏甫之歸，時已將二時，覓瑤叔不得，疑在丹初室中。及至窗外窺之，則丹初倚榻假寐，乃叔身坐藤牀，蹠白足於杌，刮其足垢，探足指縫而嗅之。一若龍涎鵝腦，無此香味者。敏甫縹眉直入，托故白事。利生始提雙襪，白足曳履而去。然丹初固未睡也，聽二人履聲去遠，乃起拭牀杌，添香於爐。忽慶子入白，主人在內書室，請於先生下棋。阿壽已啟西角門而待，此路便捷，無庸繞越廳事矣。蓋後軒三間兩廂，丹初臥室在東。有蕉時之門，平時扁閉，脫由花廳正門，則必經長弄，曲折而較遠。阿壽希主人意，拔關以引丹初。門左有蝴蝶扉，直達水閣，即所謂長衡是也。右則樓屋五楹，面一長狹之庭。丹初趨之，阿壽指東室曰：「兩基石滑，不若由此。」言已先入。但見門開月洞，上黏「無多隙地，別有洞天」八字，內為走廊，作半亭式。庭植紫薇，丹桂兩枝，花開正。繁屋三楹，丹堊一新，簾櫳垂地。惟東室半卷，聞楊公語曰：「此吾家客，汝輩無庸迴避。」時則阿壽掀簾，楊公即呼：「丹翁來耶。敗軍之將，尚敢復言戰否？」言已，待於中間客座，燕居便服，蕭散異於平時。丹初趨前曰：「得與名將對壘，雖敗亦榮。惜今已下午，敢告免戰，明日出陣可乎？」楊公大笑曰：「亦佳亦佳。」乃指東室，延丹初同人曰：「此為課女之所。顧小妮子時讀時輟，徒有其名耳。」丹初見有二女郎在，不免赧赧不前。二女已盈盈起立。楊公令舉子先生為禮，一年四五，農雪色之衣，淺青之袴，蛾眉鳳目，秀絕塵寰。一則杏眼梨腮，嬌憨可愛，年較稚，身亦較矮，憶即園中曩日所見者。即曰：「此二位小姐。」言至此，瞥見衣雪色者，髻有素絨，履沿白色，聞夫人又健在，殊悔失言，狀踟躕。主人會其意，即指曰：「此小女靜嫻，因弟婦在日撫之為女，持服未滿耳。」又指年齡較稚者，曰：「此鄰女馥馥，內子愛之，令與靜嫻同學。二人頗相愛，同胞不啻也。」